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天史 第七卷 奢□四案

一、徽宗花石綱 建中二年，供奉宦者童貫，性巧媚，先事奉承，以故得倖。嘗詣三吳，訪書畫、奇巧、屏帳、扇帶之屬，以達禁中。帝悅之，遂命貫置御囿所於蘇杭。牙角犀玉、金銀藤竹，曲盡其巧。匠役雕鏤日數千。蘇州人朱、給事蔡京，知帝垂意花石，密取浙中珍異以進。初致黃楊三本，帝大悅，後歲之增加，舳舻相接，浮於淮汴，號為「花石綱」。乃命領應奉局，以督綱事。搜括別藪，一木一石，傾人家產，不可勝記。政和四年，築延福宮成。於是，文禽異獸，名木佳花，實滿園圍。怪石巖壑，宛如天成。又多為村店茆房，不施文采，每秋風夜靜，禽獸悲鳴，徹於都下。識者知其不祥。政和七年，置提舉御用人、船所。時東南監司、兩廣市舶，各有應承。於是，靈璧、太湖、慈溪、武康諸石，二浙竹木，福建荔枝，南海柳實，四川雜樹，文竹文石等物，皆越海渡江。毀橋樑，鑿城郭而至矣。宣和四年，以延福宮小不堪居，又築萬歲山於宮中，名曰「艮岳」。岳極峻，周□餘里。朱於太湖取石，高廣數丈，載以大舟，千人挽之，數月乃至。高九□步，為第一峰。環山鑿流，迂迴幽曲。中間巖洞池館，佳名異狀，不可殫記，古今所未有也。欽宗靖康元年，金人幹離不渡河，徽宗出奔，金人遂圍汴京。李綱固守艮岳。峰巒皆為石，命民取亭台花木以為薪。至靖康二年，金人黏沒喝劫徽、欽二帝及諸皇子、妃主三千人北去，童貫、朱等亦伏誅，中原遂沒而宋祚南遷矣。

論曰：禽魚花木，山人幽士，借以娛性而無損高致。人君好之，則以亡國，何哉？尤物無常，入人之嗜癖而成妖。故懿公以鶴亡，徽宗以石滅，良由六賊在心腹故也。卒之艮岳排空，夜月泣妖狐之榻；絳宮凌漢，秋風吹羯虜之塵。琳廊翠，轉眼邱墟，赤血滿郊，父老灑東山之淚矣。嗟夫！露台而惜中產，文帝所以不可及也。

二、叔寶驕奢亡陳

陳叔寶至德二年，起結綺、臨春、望仙三閣，各高數□丈，連延數□間，皆以沉檀為之，金玉珠翠為飾。珠簾寶帳，服玩瑰麗，近古未有。其下積石為山，引水為池，雜置花卉。上自居臨春，張貴妃居結綺，龔、孔二貴嬪居望仙，復道往來，以宮人袁大舍等為女學士，日與文士□餘人侍宴後庭，謂之狎客。共飲酒賦詩，彩其豔麗者，被以新聲。其曲有玉樹、後庭花、臨春樂等。君臣酣歌，自夕達旦，張貴妃名麗華，性敏慧，有神采，善候人主顏色，又有魘魅之術，置淫祠於宮中，聚女巫鼓舞。百司啟奏，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。斬諫者傅、章華等，於是大臣從風諂附，賄賂公行。尚書孔范與孔貴嬪結為姊妹，陳主大悅。隋開皇八年，隋主下詔伐陳，暴陳主之惡，寫詔三□萬紙，遍諭江外。正月朔，陳主會朝，大霧四塞，陳主昏寐，到哺乃寤。是日，隋將賀若弼、韓擒虎引兵濟江，諸將迎降。陳主乃從宮女□餘出景陽殿，同張麗華、孔貴嬪共投井中，遂就擒，陳亡。

論曰：吾觀叔寶，始末一浮蕩癡子弟耳，嬖寵豔妃，窮奢金碧，以詩酒謔浪亡天下。至於亡國不恥，猶向隋主乞官。高祖曰：「此子想無心肝耶？」他日回首明月，留連故國，終以詞而殺身。蓋亡國之主，每多才藝；敗家之子，每有聰明。吾觀於陳、隋，信然！

三、蜀主衍繒山

五代蜀主王衍，王逵之子也。驕癡荒縱，不理政務。蜀地產錦繡、珍玩，衍積之如山。列錦步障擊球，晝夜■異香不斷。結錦繡為山，其上列宮殿樓觀。每為風雨所敗，則以新者易之。山前穿渠，以雜錦鋪於水中，洞澈耀目。或樂飲繒山，則決旬不下。或乘船夜歸，則萬炬前引，水光錦色，光耀奪人。宴群臣於宣化苑，與宮女雜坐，唱和淫狎，無所不至。唐莊宗同光三年，興師滅蜀。王衍銜璧輿輓出降。所得金銀繒錦以千萬計。明年，殺衍而夷其族。

論曰：惟彼天蠶，厥絲實艱。口市其巧，身乃受煎。一女不織，或授之寒。蜀僭乘運，褻用錦紈。嗟乎！是為天之所禪！

四、繆丑公

晉何曾為司空，奉養過於人主，日食萬錢，每對客曰：「無可下箸處。」及卒，博士秦秀議曰：「曾驕奢過度，名被九域。生極其情，死又無貶，王公貴人，復何畏哉！」謹按諡法：「名與實爽曰『繆』，怙亂肆行曰『丑』，諡『繆丑公』。」懷帝永嘉中，曾子邵日食二萬，弟綏及機羨侈汰尤甚，與人書疏，詞禮簡傲，識者知其不免。及五胡之亂，何氏無遺種焉。

論曰：嘗考《晉書》，奢侈之費，甚於天災。又曰：「蘊利生孽，口腹之欲，何窮之有？晚食當肉，所以不願乎膏粱也。」

五、楊收以賄亡身

唐懿宗咸通中，尚書左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，資送甚盛，器皿飾以犀玉。坦見之怒曰：「楊收破我家矣！」立命壞之。已而，收竟以賄敗，流於州，賜死。

論曰：餘見叔世婚媾，多拔權勢，以資送為厚薄，人情日下矣。至於羽毛空飾而質乾悴殘，亦何益哉！故君子觀傳家之奢儉，而知世澤之永促焉。

六、太平公主

公主，高宗第三女也。武后所生，沉敏多權略。后以為類己，獨愛幸。初嫁駙馬薛紹，紹死，嫁武攸暨，生三子。開府賜官屬，給衛士，食邑五千。嘗薦張昌宗兄弟入侍。及二張誅，復為己功，贈封邑，其權愈重。中宗立，韋后、上官昭容用事，自以謀出主下，甚憚之。主益橫，以金帛推進賢士，有所論薦，旋躡將相，天下翕然相向。及玄宗將誅韋氏，主預密謀。事定，將立相王，未有以發其端者。主顧溫王，乃兒子可劫以為功，乃入見王，曰：「天下事歸相王，此非兒所生。」乃掖王下乘輿服進。睿宗即位，由是權傾天下，三子皆封王。朝廷大事，非關決不下，宰相就第咨判，天子畫可而已。主侍武后久，善測人主意旨，先事逢合，無不中者。田園甲第，僭擬宮省。吳蜀嶺嶠，珍奇詭怪，充於家。非觀池樂游，原以為盛集。供帳聲伎，與天子等。侍兒曳紈者千人，隴右牧馬至數萬匹。時宰相七人，五出其門。賅謁紛紜，奔走天下。玄宗以太子監國，使岐王總禁兵。主恚權分，召宰相廢太子。於是，宋、姚元之不悅，請主出東都。主大怨望，太子懼，奏斥姚、宋以釋怨。開元元年，主忌太子明，又宰相非其黨，決意謀反，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、蕭至忠、岑羲、崔■等畫期謀逆。太子得其奸，召內外文武大臣，先發斬之。諸子黨與死者數千人，藉其田資寶玩，凡三年不能盡。

論曰：讀唐史而至宮闈，亦丑矣哉！蓋開國不端而帷薄多隱，傳至高宗，乃有武后之禍。母儀相援，以此而責女子之為，邁種也難矣。存之為明鑒云。嗟夫！喋血一朝，卒有女主三朝之禍。黃台瓜盡，幾不血食。吾不為武后作史者有說焉。

七、安樂公主

公主，中宗最幼女，韋后與帝遷房陵而生。故尤愛之。下嫁武崇訓。帝復位，光豔動天下，侯王將相，率多出其門。與太平等七公主，皆開府。公主府官屬尤濫，屠販納貨，皆降墨敕，斜封授之，故號「斜封官」。嘗請昆明池為私治，帝曰：「先帝未許於人。」主不悅，作定昆池以傲之。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沼，累石尚華山磴，約略橫斜，回淵九折，凡延袤數里。又為寶爐，鏤怪獸奇禽，間以珊瑚、碑礫不可勝計。崇訓死，主素與武延秀亂，即嫁之。是日，假后車輅，自宮送至第。帝與后御安福門觀之，大赦天下。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，第成，禁藏空殫，掠人子女為奴婢。御史不敢問，朝廷驟然。及臨淄王誅韋后，主方攬鏡作眉，聞亂，走至右延明門，兵及斬之，追貶悖逆庶人。趙履溫諂事之，嘗自褫朝服，以項挽車。及庶人死，蹈舞承天門，呼「萬歲」。臨淄王斬之，父子同刑。百姓疾其興役，割肉殆盡。

論曰：古未有唐室公主之亂也。乘女主專朝之亂，散為群陰，政出私門，與人主爭權。至履溫褫服挽車，士風斯下矣。侈過災生，不亦宜哉！

八、同昌公主死奢靡

公主，唐懿宗郭妃之女也。上特愛之。咸通□年，適右拾遺韋保衡。傾宮中珍玩，以為資送。賜第窗戶，皆飾以雜寶；井欄藥臼，以金銀為之。賜錢五百萬緡，他物稱是。一年，公主薨，上痛悼不已，殺醫官二□餘人，收其親族三百餘人係獄。咸通□二年，葬，謚文懿公主。以服玩殉葬，每物皆百二□輿。錦繡珠玉，輝煥三□餘里。樂工李可及作《數百年曲》，舞者數百人。以雜寶為首飾，八百匹為地衣，舞罷珠璣覆地。後數□年，黃巢之亂，東京千里無煙，天子蒙塵，妃主有餓死者，發公主之陵，揚骨於外。乾符元年，韋保衡賜死。

論曰：夫人祿以德配，祿盡而命絕。福因材授，福過而災生。故儉曰吉德，奢為凶媒，君子不敢居其盡也。懿公竭天下以奉一女，亦極矣。女以奢死而猶不悟，愛之固殺之乎！

九、寶釵為妖

唐永寧王相國涯居位，有女適寶氏。一日歸，請王曰：「玉工貨釵，值七□萬錢，求沽之。」王曰：「七□萬錢，豈於汝惜？但釵值若此，乃妖物也。禍必隨之。」女不敢復言。後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，涯聞之曰：「為郎吏妻首飾有七□萬錢，其可久乎？」馮為相國賈門客，後得罪於其僕，酒中置毒而死。玉釵轉貨，不知所歸。出《唐書》。

論曰：物無常，罪鍾情，維奢生禍，維儉生福，福由儉來。君子之■，君子之所不費兮，君子之所貴！

一□、盧多遜父知其敗

盧多遜，父億，性儉素，恬於榮進，以少府監告老，歸洛，棋酒自娛，不親俗事。及多遜參大政，服玩漸奢，億歎而泣曰：「家本寒素，今富貴驟至，不知稅駕所矣！」多遜果敗。

□一、韋堅開河擅寵

唐玄宗時，京兆人韋堅以外戚寵。由秘書丞歷長安令。有干名，督察善聚斂，玄宗喜其才，擢陝郡太守、水陸運使。漢有運渠啟關門西，抵長安，引山東租賦。堅乃占咸陽壅渭為堰，絕灞滸，東注永豐念下，復與渭合。初，■水銜苑左，有望春樓。堅於下鑿潭通漕，用工億萬。二年成，帝升樓臨觀。堅預取洛、汴小斛舟數千，貯之潭，命篙工舵師，皆大笠、侈袖、芒履，為吳楚商服，每舟署某郡，以所產布陳其上。若廣陵，則銅器、官端、綾繡；會稽則羅、吳陵、絳紗；南海玳瑁、象齒、珠、沉香；豫章則飲器、青磁、茗鑪、釜；宣城則空青石、綠蕉、葛、蚶膽、翠羽、珍貝等物。船皆尾銜，舟接進數□里不絕。堅自造《竹枝詞》□餘曲，名得寶歌，命吏唱習。白衣缺胯衫，錦半臂，絳冒額，立艫前，倡人數百，皆巾鮮冶，齊聲應和。鼓吹合作，船次樓下。堅跪取諸郡，輕貨獻於帝，以給貴戚、近臣。上乃牙盤食珍，窮水陸府縣教坊，音樂迭作。帝大悅，擢堅左散騎常侍，賜舟工錢二百萬。名潭曰「廣運」。進堅兼江淮南租庸轉運、處置等使，又兼御史中丞，封韋城縣男。宰相李林甫忌之。堅姊為皇太子妃，林甫誣堅謀反，欲立太子。帝大怒，藉其家，妻、子、兄弟皆遠謫，歲中遣官賜死。初堅鑿河，多壞民居室、塚墓，起江淮至長安，剝斂償輸，鉤索滿獄，至堅死乃止。

論曰：虎善食獐，每嘯則群猴伏其前，恣取食焉。獐有最黠者，自云善搔癢。虎遣之搔，毛髮膚裡，無不中竅，虎以為忠己也。任其爬搔拂抑，醒而蘇者再，虎殊不覺。獐因徐取虎腦啖之，且啖且搔。虎曰：「爾何食？」獐以腦進。虎曰：「忠哉，獐也！舍其所欲而及我！」須臾，獐躍上木，虎腦竭而死。佞臣之以貨進君也。何異以腦進虎乎？雖然木盡蠹亡，未有能終其身者也。

□二、王鉞驕奢得主

唐王鉞為監察御史，按獄深丈，玄宗以為才，拜御史中丞，進兼京畿關內採訪等使。宰相李林甫方興大獄，以險，刻好利，倚之為鷲擊狼噬，無不中者。又厚誅斂，向天子意，妃御服玩脂澤之費，取錢鉅萬億計，取給焉。帝以有富國術，兼京兆尹，加領內外三□餘使。聲燄薰灼，天子賜遺相望，雖楊國忠不及也。子准為衛尉少卿，以鬥雞禁中供奉。過駙馬都尉宅，永穆公主親視供具。准以彈彈駙馬巾，折玉簪為樂。凡郡縣候准經過，饌具倡樂，過於乘輿。弟，忿戾凶淫，嘗召術士謀為不軌，畏泄殺之以滅口。安定公主子韋會者，竊語之。聞知，收會長安獄，夜縊死，還其屍。雖權近惕息，不敢問。進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。□一年四月，弟謀反事覺，夷三族。有司藉其家，數日不能遍至。以寶鈿為井乾，引泉激溜，號「自雨亭」。奢侈類如此。

論曰：猴冠鼠舞，群聚生賊；竊位樹威，磨牙凶赫。器滿則覆，輻摧輪傷；眾惡之堂，卒以自殃！

□三、寶裝溺器

五代蜀主昶，淫侈無度，為宋太祖所滅。太祖嘗見其寶裝溺器，命撞碎之。曰：「以七寶飾此，當以何器貯食？所為如是，不亡何待！」

論曰：呆哉，此物！巧於自殺。

□四、江南奢報

六朝梁高祖之末，建康士女爭尚豪華。或日食不下數千，一室費可巨萬。糧無半夏之儲者，外有千金之表。自侯景之亂，輸運隔絕，又以連年旱蝗，草根木葉，食之皆盡。百姓父子相食，存者百無一二。貴戚豪族，皆自出採樵，填委溝壑，白骨成邱。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。

論曰：王曰：「無事以當貴，知足以當富，安步以當車，晚食以當肉。君子知足則無所不足。」又曰：「口腹之欲，何窮之有？平居儉用，亦惜福延壽之道。」